

邹涛／著

叙事、记忆 与自我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邹涛／著

叙事、记忆 与自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记忆与自我 / 邹涛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47-2284-5

I. ①叙… II. ①邹… III. ①认知科学—叙述学—研究 IV. ①B842.1②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800号



叙事、记忆与自我
邹涛 著

出版社: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谢应成

责任编辑: 谢应成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市火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8 字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2284-5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致 谢

本书的主要构思从我 2010 年 1 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酝酿。2013 年 1 月，我又有幸获得电子科技大学资助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 1 年，得以深化两年前的学术思考并逐渐将其整理成文。

在成书之即，首先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和电子科技大学对我出国访学的资助；其次，感谢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 David Palumbo-Liu 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及美国亚裔研究系凌津奇教授、张敬珏教授。与他们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本书部分内容的灵感产生于旁听他们的课程过程中。此外，衷心感谢我所在的外国语学院领导、同事以及我的家人对我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本书编辑谢应成促成此书得以早日出版。

本书还得到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项目“叙事身份理论视野下的伊萨克·迪内森研究”（项目编号：SC11C016）以及电子科技大学 2012 年度素质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经典文学著作选读”建设项目的资助，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的思考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恳请方家指正，留下的遗憾且容以后再寻机会进一步完善修订。

邹 涛

2014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学、认知与记忆

第一章 文学、认知与记忆	2
第一节 文学的功能	2
第二节 人类认知的文学属性	10
第三节 记忆的文学属性	20
第四节 文学研究与记忆研究之喻	25
第二章 文学与认知研究发展概述	28
第三章 叙事与认知：以三边 叙事结构为例	37

第二部分 记忆与自我

第四章 记忆研究概述	47
第一节 记忆研究的历时发展	47
第二节 叙事材料阅读与记忆的经典实验	52
第五章 记忆的分类及自传记忆理论	65
第一节 记忆的分类	65
第二节 自传记忆	67
第三节 “自我记忆系统”理论	74
第四节 “闪光灯记忆”	78
第六章 记忆的建构性	81
第一节 意象、语言和叙事推理	81
第二节 自传记忆与叙事身份	89
第三节 “图式”理论及记忆之“罪”	95

第三部分 叙事与自我建构

第七章 等待传记性叙述的自我	101
第一节 苦恼的自我叙述者	102
第二节 “人生之鹤”与场外叙述	106
第三节 目盲与洞察	109
第四节 反思：传记性叙述的有效性问题	111
第八章 创伤体验与叙事治疗：迪内森作品分析	114
第一节 分离性创伤体验	116
第二节 叙事疗伤	121
第九章 “买壳上市”的叙事身份策略：《不朽的故事》	128
第一节 人生故事的断裂与身份焦虑	128
第二节 虚构的人生故事与叙事契约	131
第三节 “买壳上市”的身份策略	134
第四节 叙事契约中的主人公与旁观者： 谁是最好的叙述者？	137

第四部分 叙事身份建构的困境及出路

第十章 无法控制的契约叙事：巴特的《S/Z》	141
第一节 《萨拉辛》：一场“契约叙事”	142
第二节 叙事作为交换商品的独特性	148
第十一章 叙事身份建构中的暴力：麦克尤恩的《赎罪》	156
第一节 叙事身份	157
第二节 故事层面的叙述暴力：守护天使与淫棍	160
第三节 叙述层面的叙述暴力：人人都是布里奥妮	165
第四节 作家的道义承担	170
第十二章 传记性叙述的双重困境及对策：库切的《福》	174
第一节 自传与他传携手：苏珊的愿景	175

第二节	自传的裂变与他传的改写：苏珊的困境	177
第三节	自传与他传的死胡同：异文化的星期五	181
第四节	库切的选择	184

第五部分 对记忆的挑战与超越

第十三章	自传记忆的虚构、悬置与角色扮演：迪内森	
	作品分析	191
第一节	虚构的自传记忆	191
第二节	悬置的自传记忆	194
第三节	主动的角色扮演	196
第四节	结论	201
第十四章	视角的偏颇与记忆的建构性：芥川龙之介的	
	《竹林中》	205
第十五章	呈现可能世界	213
第一节	可能世界理论	213
第二节	呈现多种可能世界	218
第三节	“平行宇宙叙述”与自传记忆的建构性：	
	《堪萨斯》	220
参考文献		227



第一部分

文学、
认知与记忆



第一章 文学、认知与记忆

第一节 文学的功能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书亚·兰迪将学界所认识的文学功能总结为三种：示范功能(exemplary)、情感交流功能(affective)、认知功能(cognitive)^①。示范功能既包括典型人物对读者所具有的示范作用，也包括文学形式(尤其是叙事)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人生提供的表达形式参考。情感交流功能包括情绪的宣泄、复杂情绪体验的激发以及入情能力的培养，而入情能力往往被视为向善的基础。譬如，诗人雪莱指出：“一个人要想高尚，必须深刻而广泛地想象；必须站在许多人的位置上思考。”^②马沙·努斯鲍姆也指出文学想象是“促使我们关心异国他乡之人的重要伦理元素”^③。认知功能指获得对自我、作家、文化语境以及世界的理解^④。兰迪

① Landy, Joshua. Formative Fictions: Imagin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Capacities. *Poetics Today*. 33.2 (2012): 169-216, p.171.

② Shelley, Percy Bysshe. A Defence of Poetry. In Duncan Wu ed., *Romanticism: An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4[1821], 956-69, p. 961.

③ Nussbaum, Martha.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1995, p.xvi.

④ Landy, Joshua. Formative Fictions: Imagin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Capacities. *Poetics Today*. 33.2 (2012): 169-216, pp.171-6.

认为，这三种文学功能强调文学“说”（say）了什么，而忽略文学“做”（do）了什么，因此，他提出文学还有“塑造”（formative）功能。该功能旨在“帮助我们调节心理能力”，包括“情感控制、社会意识、逻辑推理、假想、故意自欺、超然、甚至宗教信仰”，使我们“更好地完成文本期待我们做的事”^①。

保罗·贺纳迪（2002）总结了文学想象在早期人类进化过程中对情感（emotion）、认知（cognition）和意志（volition）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首先，它可以帮助发展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交流；其次，在认知上，它可以通过文学话语的主题模式（thematic modes of literary discourse）将经验进行分类、形成观点，通过叙述性话语（narrative）对经验进行回顾性报告，通过抒情性话语（lyric）对经验进行同时性评论，通过戏剧性话语（dramatic）实现人际对话交流。也就是说，实现语义概括、事件回顾、自我审视、人际定位四重认知功能。最后，在意志上，它可促使人对自我或环境采取行动进行改变、实现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和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但是，保罗·贺纳迪同时也承认，文学想象对于当下人类的继续进化具有何种作用还不得而知^②。而兰迪提出的“塑造”功能肯定了文学的进化意义。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总结出作家写作的四种普遍性动机：第一，出于纯粹的“利己主义”（egotism），希望自己能被他人谈论、记住。第二，出于审美的激情（aesthetic enthusiasm），乐于声与义的美妙结合。第三，出于历史冲动，渴望揭示事情的本来面目，留给后代以真相。第四，出于政治目的，

① Landy, Joshua. Formative Fictions: Imagin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Capacities. *Poetics Today*. 33.2 (2012) : 169-216, pp.183-4.

② Hernadi, Paul. Why Is Literature: A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Imaginative Worldmaking, *Poetics Today* 23:1 (Spring 2002) : 21-42.

渴望推动世界朝某个方向发展^①。对照贺纳迪所总结的文学功能来看，我们也许可作这样的关联：第一个动机主要和“自我审视”以及“人际定位”的认知功能联系在一起，第二个主要和情感表达相关，第三个主要和“语义概括”以及“事件回顾”相关，试图确定何为“真”，最后一点则关乎意志，希望自己的作品帮助改变世界。

贺纳迪所说的意志功能和兰迪提出的“塑造”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强调文学对人的行动的影响。不过，在笔者看来，我们的行动受思想观念的影响，而文学主要通过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进而促成相应的行动。所以，“塑造”功能可以看作认知功能的结果。此外，入情能力也是认知功能的催化剂，良好的入情能力催生良好的认知效果。认知不只是获得某种知识，在消化知识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能力的培养。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直接经验来认识世界。但是，人生旅途有诸多的岔道口，我们无法一一去尝试每一条路径，弥补这种认知缺憾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直接经验为想象的基础来观察、体验别人的可能选择。文学为我们观察、体验世界提供了诸多生动案例，帮助我们将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经验储存在记忆中，并在适当的时候促使我们行动。这种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观察与行动之间的转化机制在神经科学中得到了部分验证。1992年，脑神经科学家通过一个有趣的猴子实验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当猴子去抓杯子或食物时，大脑中的部分神经元被激活发光；当该猴子看着同伴去完成类似的任务时，该部分的神经元同样被激活发光。这部分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

① Jen, Gish. *Tiger Writing: Art, Culture,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Harvard UP, 2013, p. 99.

它被认为是感知与行动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交汇场所^①。要实现观察与行动之间的链接，猴子很可能进行了某种抽象概括。譬如，从自己的以及同伴的抓取动作中，它概括出“抓取”的一般特征，并由此指导相应行动^②。猴子尚且具有这样的认知能力，人类更是如此^③。奥莱夫·霍克等学者通过实验发现语言阅读与身体动作之间的联系。当受试者读到某个表示身体部位（如手、脚、嘴巴）动作的词汇时，大脑激活了动作神经元区域，该区域与人做对应的实际动作时激活的神经区域相邻或交叉^④。这部分解释了人在阅读时为何能产生类似于亲历的效果。

文学研究者在借鉴认知科学成果时朝着两个方向努力。第一种是强调文学反应与日常认知之间的差异，突显文学对于人类认知的独特作用；第二种则是强调文学反应与日常认知之间的关联

① Pellegrino, G. di, L. Fadiga, L. Fogassi, V. Gallese, G. Rizzolatti. Understanding Motor Events: A Neurophysiological Study.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91.1 (1992): 176-180.

② Casile, Antonino. Mirror Neurons (and beyond) in the Macaque Brain: An Overview of 20 years of Research. *Neuroscience Letters*, 540 (2013): 3-14, p.12.

③ 参见 Iacoboni, Marco. *Mirroring People: The New Science of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Rizzolatti, Giacomo. *Mirrors in the Brain: How our Minds Share Actions, Emotions, and Experience*. New York: Oxford UP, 2008; Stamenov, Maksim, and Vittorio Gallese. *Mirror Neur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Brain and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④ Hauk, Olaf, Ingrid Johnsrude, and Fridemann Pulvermüller. Somatotopic Representation of Action Words in Human Motor and Premotor Cortex. *Neuron*, January 22 (2004): 301-7.

性，甚至声明日常认知具有文学的一般特征，从而表明这两个领域密不可分，必须进行综合研究。

每个领域，尤其是新兴领域都努力证明自己的独特性，从而明确疆界、巩固领地，所以大部分文学与认知研究的先行者主要采取第一种方向，即强调文学的独特认知功能。认知诗学的开创者索尔在《走向认知诗学》中指出，认知诗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人类价值与看似琐碎的文体手段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①。他不断运用认知科学原理探寻文学结构和读者所感知的文学效果之间的关联。他采纳了形式主义的前提假设——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把人的认知处理陌生化。盖文斯和斯迪恩指出：“认知诗学的崛起所产生的最令人激动的结果，是人们日益意识到文学作为一种认知和交际形式的特殊性。”

^②在考察了上述学者以及其他人的相关论点后，国内学者熊沐清这样概括认知诗学的文学功用观：“文学的产生根源于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认知经验与过程，但它是以艺术的形式呈现的，因而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和交际形式，其特殊性使得它对于发展人的认知能力具有特殊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非常关注文学的主要原因之一。”^③

强调文学对人类进化的促进作用的学者往往被称为“文学达尔文主义者”，或者“进化批评家”（evocritic）。这方面的典型成果包括《故事的起源：进化、认知与小说》（Boyd, *On the Origin of*

^① Tsur, R.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Amsterdam, London, New York & Tokyo: North-Holland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19.

^② Gavins, Joanna & Steen, Gerard. Ed.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2.

^③ 熊沐清：故事与认知——简论认知诗学的文学功用观，《外国语文》，2009年第1期，第8页。

Stories: Evolution, Cognition, and Fiction. 2009)、《文学达尔文主义：进化、人类本质以及文学》(Carroll. *Literary Darwinism: Evolution, Human Nature and Literature*. 2004)、《进化与文学理论》(Carroll. *Evolution and Literary Theory*. 1994)、《模仿与人类：文学呈现的生物生成基础》(Storey. *Mimesis and the Human Animal: On the Biogenetic Foundations fo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1997)他们相信文学艺术是人类进化选择的必然结果，它“为生与繁殖提供了优势”^①。

理查德·达金斯借鉴生物在基因基础上实现进化的规律，提出“文化因子”——他称之为“弥因”(meme)——的假设，认为人类文化是在“弥因”的基础上不断进化的^②。“弥因”的传播与权威的鉴定、读者群的大小以及传播的媒介密切相关。经过权威认可、面向广大读者群体、且传播媒介便利的“弥因”能得到迅速的复制和传播。苏珊·布莱克默(Susan Blackmore)进一步指出，“弥因”不受我们的控制，它们“利用我们做其宣传的机器”“竭力被复制”^③。作家在创作时经常受自己所创作的人物影响，人物反而成了主宰，这种现象似乎可以用不受控制的“弥因”来解释。尼古拉斯·潘根则借用伊瑟尔的读者反映理论中的“空白”(gaps)概念，认为文本中的“空白”是激发“弥因”活力的基础^④。

不过，因为进化是缓慢而长远的问题，进化批评家的信念大

① Boyd, Brian. *On the Origin of Stories: Evolution, Cognition, and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p. 81.

②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P, 1989, p.206.

③ Blackmore, Susan. On Memes and “Temes”. TED Talk. 2008. http://www.ted.com/talks/lang/en/susan_blackmore_on_memes_and_temes.html

④ Pagan, Nicholas O..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Mi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5.2 (2013) : 157-179, p. 174.



都苦于缺乏实证数据支撑，也因此受到不少诟病。譬如，古德非常排斥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领域，认为自然科学对于我们了解像文学这样的文化产品没有多大裨益^①。

强调文学独特的认知功能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学对读心能力（Mind Reading）的训练与提高。“读心能力是神经文学批评理解科学的核心要素。”^②“读心能力”又称为“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ToM）），用来指我们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思想、情感、信念、欲望等心理状态，并预测其后续行为的能力^③。譬如，“他伸手关窗户，因为他不想让邻居听到他们的争吵。”“心灵理论”一般被分成两种：情感心灵理论（affective ToM）和认知心灵理论（cognitive ToM）。前者用于分辨和理解他人情感，和“入情”（empathy）能力密切相关，后者则用于推测他人思想、信念和目的^④。丽莎·詹新指出，这种“心灵理论”让我们能够与他人互动并理解小说虚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断解释他人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并把这种解释行为有效拓展到对文学人物的理解中。譬如，海明威的作品往往通过描述人物的身体动作来反映其内心活动，而很少直接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如果读者不能将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心灵理论”拓展到文学世界，自然很难理解海明威的虚构世界。这种“心灵理论”的应用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反而被

① Sterenly, Kim. *Dawkins vs. Goul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New York: Icon, 2007, p.161.

② Ty, Michelle. On the Cognitive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Qui Parle: Critic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1 (2010) : 205-219, p.208

③ Frith, C. D. and Frith U. Interacting minds: A Biological Basis. *Science*, 26 (1999) : 1692-1695.

④ Kalbe, Elke, et al. Dissociating Cognitive from Affective Theory of Mind: A TMS Study. *Cortex*, 46 (2010) : 769-780, p. 770.

科学研究长期忽略。直到最近 20 年,认知心理学对自闭症的研究才促进了“心灵理论”的研究。自闭症患者不能有效将别人的身体动作和其动作背后的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因此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自闭症还表现为对虚构和故事讲述缺乏兴趣。^①不少学者认为叙事对于培养“心灵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叙事和‘心灵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显得紧密交织”,叙事帮助幼儿逐渐突破“被锁在自我当下”(locked-in-self-in-the-now world)^②的认知局限,获得自我中心视角以外的他人视角以及时间意识,“理解他人有一个不同于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以及自己的过去对于自己的独特性”^③。

很多教育工作者曾不断强调阅读文学经典对培养学生心理健康、提高其交流能力有重要意义,但一直缺乏直接的科学实验证明。最近,《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克德和卡斯特诺的文章《阅读文艺小说提高“心灵理论”》,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进化批评家的信念提供了科学支撑。克德和卡斯特诺通过 5 次实验结果发现,阅读文艺小说比阅读一般的大众小说或非小说类更能提高“心灵理论”^④。

① Zunshine, Lisa, Theory of Mind and Experi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Fictional Consciousness. in Lisa Zunshine ed.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P, 2010: 193-213, pp.195-6.

② Nelson, Katherine. Narrativ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onsciousness of Self. In *Narrative and 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Psychology and the Brain*. Gary D. Fireman et al. eds. Oxford UP, 2003: 17-36, p. 30.

③ Nelson, Katherine. Narrativ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onsciousness of Self. In *Narrative and 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Psychology and the Brain*. Gary D. Fireman et al. eds. Oxford UP, 2003: 17-36, p. 29.

④ Kidd, David Comer and Emanuele Castano. Reading Literary Fiction Improves Theory of Mind. *Science*, 342 (2013): 377-80.

第二节 人类认知的文学属性

随着学科地位的基本确立，下一步往往是进行领地的扩张，即强调该领域成果具有普遍的适用范围，从而将更多的领域容纳进来。马克·特纳的《文学心灵》在推动文学与认知研究朝这一方向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文学心灵”这一说法并不是由特纳开创。尼古拉斯·潘根将该说法追溯至中国的《文心雕龙》^①。因为他受《文心雕龙》书名英译“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的影响，并未理解这里的“文心”指的是“为文之用心”（主要指写作方法以及文学理论），而与特纳的“文学心灵”所强调的心灵的文学属性大相径庭。在美国，伊斯特曼在他的书《文学心灵：它在科技时代的位置》（1931）中率先使用“文学心灵”^②，但这个词汇直到特纳的《文学心灵》出版才得以广为接受。

特纳批评了人们将日常思维和文学思维截然分开的习惯做法，强调文学思维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性，将文学思维视为“认知科学的中心问题”^③。但艾伦·理查逊批评他过于强调普遍性而牺牲了文学的独特性以及文化差异^④。不过，特纳的这种将文学思维泛化的观点似乎可在文学文本中找到不少回音。如库切在《福》

① Pagan, Nicholas O.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Mi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5.2 (2013) : 157-179, p. 166.

② Pagan, Nicholas O.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Mi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5.2 (2013) : 157-179, p. 167.

③ Turner, Mark. “Preface,” *The Literary Mind*.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Richard, Ala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A Field Map. In Alan Richard and Ellen Spolsky eds. *The Work of Fiction: Cognition, Culture, and Complexity*. Burlington: Ashgate, 2004, 1-29, p.4.